本版编辑：海丽华 版式设计：舒胜花 E-mail:z4@studytimes.cn Tel:010-68929831

“共和国第一国企”的红色往事

□ 马晓敏 叶锦莲

江西于都河畔，92年前的那个秋夜，8.6万余名红军将士从这里集结出发，踏上漫漫长征路。中央苏区时期，在于都县城南约40公里的铁山垅，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了第一家国有工矿企业——中华钨矿公司。走近中华钨矿公司旧址，只见青山环绕处有一片黄墙黛瓦的建筑群；山坳中央，“共和国第一国企”七个大字熠熠生辉，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



苏区首家公营钨矿诞生

赣南盛产钨砂，是我国乃至全球钨的主产区。20世纪30年代，钨作为军工制造不可或缺的战略金属，在国际市场供不应求，是可以直接兑换银元的“硬通货”。然而，这些珍贵的钨矿资源却长期被山霸、旧矿商和外国资本势力把持垄断，矿工们深受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劳作条件恶劣，生活苦不堪言。

1930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驻会昌县城。在驻地，毛泽东会见了300余名于都盘古山（又名仁风山）矿工和靖石农民，听取当地工农斗争情况汇报，指示组建以盘古山矿工为主力的红二十二纵队，并委派军事干部，拨发枪支弹药。昔日受尽压榨、富有斗争精神的底层矿工和贫苦农民，自此拿起武器，成为地方红军的重要力量。

1930年底，红三军团一部进驻于都铁山垅矿区，挖掘表层矿苗以筹集部队给养；1931年4月，矿区转为红军直接开采经营，成立公营铁山垅钨矿，这是中央苏区首家公营钨矿。1931年底，正在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毛泽民专程赴仁风山、铁山垅等矿区调研，全面摸清钨砂生产和矿工生活实情后，萌生了整合苏区钨矿资源、组建统一经营机构的构想。这一构想很快得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复。1932年2月，中华钨矿公司在公营铁山垅钨矿基础上正式成立，统筹中央苏区钨矿的开采、收购、加工和销售。

苏区钨砂生产日渐兴旺

1932年秋冬，经营半年多的中华钨矿公司因管理机制不完善，生产效率偏低，经营起色不大。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临危受命，兼任公司总经理。他下矿井、进工棚，走访一线工人和挖砂民工，深入了解生产、管理等各方面情况，想方设法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中华钨矿公司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中央苏区经济的重要支柱。

毛泽民到任后，从整顿干部队伍入手，坚决撤销贪污腐化、违反纪律的管理干部的职务，并将这些干部下放到生产分队劳动改造。同时，充实了铁山垅钨矿5个生产中队的管理力量。当时每个生产中队有200余人，由红军战士、熟练矿工和下放人员组成，仅设一名中队长，难以有效发挥指导生产和思想教育等作用。为此，毛泽民为每个生产中队增配一名指导员和一名工人长：指导员由红军中的党员干部担任，主抓思想教育和纪律管理；工人长由工人民主推选，从出身好、技术强、觉悟高、有威信的一线工人中产生；中队下设若干分队，形成“三股头用劲”的管理格局。

毛泽民十分注重改善工人生活。1932年冬天，他先后到上坪、蜈蚣山、仁风山等矿区，走家串户、访贫问苦，详细了解矿工吃穿住等生活状况。返回瑞金后，他向中央机关和国家银行的同志介绍矿工困境，发动大家开展捐献活动，国家银行也拨出专项救济款。据老矿工回忆，上坪矿区300多名矿工中，超半数得到毯子、衣服或现钱等救济；仁风山矿区500多名矿工中，40%领到救济物资，30%领到救济款。在毛泽民推动下，公司所属矿区先后成立6个消费合作社，矿工可用钨砂折价入股，凭“购买证”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采购生活物资，有效降低生活成本。此外，矿区还创办了红军医院和工人夜校，方便矿工看病就医、识字学习。

为扩大钨砂生产，毛泽民一手抓公营厂矿，一手抓生产合作社。在鼎盛时期，公司下辖铁山垅钨矿、小龙钨矿、白鹅洗砂厂3家公营企业和5个生产合作社。各生产合作社所产钨砂由公司统一收购，当合作社“打疲货”（指未采到钨砂）时，公司预付七成钨砂款作为无息贷款，待采到钨砂后逐步抵扣，保障挖砂民工基本生活，稳定生产队伍。同时，公司广泛开展劳动竞赛，奖励先进班组和生产模范，掀起生产“打冲锋”热潮。毛泽民还虚心采纳工人建议，改进生产工艺，将短钢钎换为长钢钎、改单人“打单锤”为两人协同抡大锤，凿岩采矿效率大幅提升，钨砂年产量由1932年的648吨跃升至1933年的1800吨，增长约1.8倍。

实现“封锁线上的交易”

面对国民党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如何打通钨砂产销渠道，成为中华钨矿公司面临的严峻挑战。毛泽民敏锐洞察到国民党内各派系间的政治冲突，巧妙利用国民党粤军、第十九路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采取灵活贸易策略，在“赤”“白”两区之间建立秘密贸易线，实现了“封锁线上的交易”，为苏区经济打开突围缺口。

早在1932年春，白鹅洗砂厂加工后的钨精矿经会昌筠门岭转运至广州销售，但因国民党军层层设卡而举步维艰。毛泽民多方联络斡旋，最终依托赣县江口对外贸易分局和闽西新泉对外贸易分局，成功开辟两条稳定出口线路。第一条线路以江口对外贸易分局为枢纽，与赣州城内的“广裕兴”等商号建立秘密贸易，以每担52银元的价格销往粤系军阀控制区。渠道稳定后，每月出口钨砂约200吨，月收入超过20万银元，成为中央苏区最重要的物资补给线。

随着钨砂产能提升，毛泽民又布局闽西市场，与新泉华侨经营的“回春南货店”建立贸易往来。恰逢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抗日反蒋，主动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毛泽民抓住契机开辟第二条线路，将钨精矿经会昌西江运往福建长汀，由新泉对外贸易分局对接，以每担50银元的价格卖给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再由其贴上“国防物资”封签后护送出境，从而使这些钨精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银元和苏区急需的食盐、药品、布匹、武器等物资。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采矿工人陆续撤离，部分工人加入红军北上，部分编入游击队坚持斗争。1935年1月，中华钨矿公司停办。从1931年公营铁山垅钨矿成立到红军长征前夕，中华钨矿公司累计生产钨砂4193吨，创收430多万银元，换回大量紧缺物资，为粉碎国民党经济封锁、保障苏维埃政权运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中央红军长征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红土不老，矿石无言。如今，中华钨矿公司旧址已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全国职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前来接受红色教育，探寻90多年前那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这段红色往事，见证了我们党领导国有工矿经济建设的早期探索，熔铸了“共和国第一国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底色。中华钨矿公司创造的经济价值、积累的管企治企经验、为革命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远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红色记忆

明代大臣傅希挚的洁守与任事

□ 吴耀明

在大运河畔的淮安府署，有一座“不受馈遗的漕运总督”傅希挚的蜡像，讲述着他离任时身无余财、向下属赠布的故事；而千里之外、同样位于大运河沿岸的沧州博物馆，也展陈着傅希挚的画像与治河功绩。南北两座运河之城都在纪念这位几百年前的古人，只是因为他为官注重洁守与任事这两件事。

傅希挚，字承弼，号后川，明代北直隶衡水人。从小机敏不凡，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中进士。从知县做到了协理京营戎政的兵部尚书，所至皆有政声。

洁己守职、清白自持。傅希挚为官始终以洁守立身。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到山西安邑做知县，为官洁守、视民如伤，面对上级催缴拖欠赋税，他为民请命，请求缓交。当地县志称其“洁于守，慈于民”“有不吐不茹，百年仅见之”，离任后百姓立去思碑纪念。任户部主事期间，他负责上谷边镇财计，账目核算完毕，结余羡金万余两。这类钱粮结余，在当时官场往往被经手官员截留私占。傅希挚却全数上缴户部，分文不取。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傅希挚出任淮安知府，到任即着手清理积弊，革除相沿已久的陋规。这些举措既节省了公帑开支，也彰显了他洁身自好、清廉守正的本色。18年后的万历十一年（1583年），傅希挚升任漕运总督，再次来到淮安，并留下了“离任赠布”的佳话。漕运总督掌管天下漕粮，素被视为脂膏之位。他到任后号令严明，漕运疏浚诸事皆提前筹划、妥善安排，对于馈赠礼品一概拒绝。离任之日，他命人打开自己的箱笼清点物品，逐一造册登记，结果仅找出一束黑色苎麻布。他将布分给僚属，每人撕下一小块珍藏，有人还在布上绘其肖像，供奉家中。一块黑布，本是寻常之物，但出自漕运总督的行囊，映照出其清白的操守。

公私分明、不附权贵。傅希挚的同年进士耿定向在《先进遗风》一书中记载了两则故事，更加印证了傅希挚的洁与守。

其一，傅希挚为官历来清廉，囊中不留余财，但其家世代务农，仓廪颇有余粮。故乡遇上饥荒之年，傅希挚便拿出其父积攒的存粮减价粜出，救济乡里；所得银两，仅留一半分给诸子，另一半继续赈济灾民。赈灾全部动用私产，不沾公家分毫。

其二，傅希挚与万历朝权宦冯保为同乡。冯保声势煊赫之时，有意结识、拉拢这位颇有清望的同乡。但傅希挚不愿与之见面、不肯借乡谊攀附，因此招致了冯保记恨，被罗织罪名罢官还乡。直至冯保倒台，才得以重新起用。

两件事相互映照，傅希挚的公私取舍清晰可见：可以倾私财以济乡里，决不徇私谊以附权贵；私财可以尽散于人，私谊不可越界入公门。

实心任事、泽被民生。傅希挚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操守，更在于实心任事的担当。从临民治吏到整饬海防，从疏浚河道到督理漕运，每到一处，他都留下了实实在在的政绩。

隆庆年间，傅希挚任浙江按察司副使，整饬淮扬海防。其时淮扬地区遭倭寇蹂躏之后，井邑萧条，海防废弛。他到任后，一方面选择险要巡缉戒严、增强军备器械，另一方面募集乡兵壮勇、屯田供给军需，使倭寇不敢再窥江北，为平定沿海倭患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遭遇水灾，他又力请减免租税，百姓称颂。御外患、纾民困，一刚一柔，尽显其经世济民的任事风格。

万历二年（1574年），傅希挚升任总理河道，走上治河一线。彼时黄河屡决、运河淤塞、漕运受阻，京师粮食供应岌岌可危。当时的治河思路，多在黄河故道上修修补补，耗费巨大却收效甚微。傅希挚没有因循守旧、敷衍塞责，而是深入实地勘察，提出开挖泇河的设想。他经过反复论证，认为“治河当视其大势，虑患务求其永图”，主张“开创泇河，置黄河于度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他不仅详析工程利弊，还规划了“议工费、酌工程、拟督工、请监工”四章，足见其洞悉机宜、虑事周详。虽因种种原因当时未能实施，但20余年后，泇河终告开通，大大改善了漕运条件。傅希挚虽未亲见其成，但他的远见卓识，为后来的工程奠定了基础。

傅希挚的任事，还体现在对民生的关怀上。明代治河以保漕运为重，常常忽视百姓利益。为解决黄河、运河交汇的茶城一带的淤塞难题，他主持开凿梁山以下宁洋山河道，引河水自右洪口流出；又建议设立3700名专职堤夫，每三里建一铺，水消则随处帮修，水发则并力防塞；留出5.15万两白银作为专项经费，“既于治河有济，亦免加派民间”，在治水保漕的同时，不将成本转嫁给百姓。

洁守与任事，在傅希挚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心中不为私利羁绊，他才敢于为民请命，并在河漕治理中提出大胆构想；而一次次的躬身实践，又锻炼了他卓越的治漕能力，使他得到了百姓的信任和称颂。

史事小品



西行送学 诗润西极

□ 高慧芳

中国的西极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乌恰县，紧邻喀什市。“神州四极”之一的盛名，使得这里成为旅行和探险的热门地。古代神话中关于西王母的传说和《山海经》的记载，更为这片高原雪域增添了神秘色彩。秋高气爽的9月，我和我所在大学统战系统的同志们一路向西，来到这里为边疆的学子们送学上门。行走在帕米尔高原上，遥望雪山慕士塔格峰一路相伴，我们忘却了缺氧的不适，被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壮观所震撼。

第一站是有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美誉的喀什，位于市中心的喀什古城，有着2100多年的历史。它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也是东西文明交流交汇的见证。在这片3.6平方公里的神奇土地上，街巷纵横交错、商店星罗棋布，它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群之一。蓝天白云、惠风和畅，信步其间、心旷神怡。这里既没有高海拔的缺氧感，也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土木、砖木结构的传统风格建筑鳞次栉比。13条主街，99条小巷，街巷里来来往往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悠闲而满足的笑容。有一家烤馕店门口排着长队，一看名字就颇为有趣：“爷爷的爷爷的爸爸的烤馕”。我们也入乡随俗，排队买了两张新鲜出炉热气腾腾的烤馕，直接站在路边就开吃了。香喷喷的芝麻和筋道的面饼入口，顿时觉得肠胃都暖暖地服帖了。

夜晚华灯初上，熙熙攘攘的街巷渐渐安静下来，悬挂在树梢上的灯牌纷纷亮起，定睛一看，原来是古典诗词的大荟萃。微风轻轻拂去一天的喧嚣，让人感觉仿佛回到了江南的苏杭，一边品味诗词，一边品尝美食。如果不是参观古城历史展览馆，我们不敢相信这里是从一个棚户聚集区的危旧房改造而来。遵循“一户一设计”“修旧如旧”的原则，在充分听取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国家累计投入资金70.49亿元，完成危旧房改造49083户，历时10年，才终于有了今天的焕然一新。

历史人文景观令人流连忘返，而鲜活的互嵌式社区观摩体验同样具有吸引力。第二天，我们来到位于东湖街道的东湖社区和恰萨街道的塔里木路社区，感受这里的日常生活氛围。东湖社区有6个民族融合居住，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建立“红石榴网格服务”体系，划分3个管理网格、21个服务网格，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的精准治理和暖心服务。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人人都有主人翁意识，大家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社区呈现出稳定和谐的勃勃生机。

送知识送温暖进基层，是我们此行的一个主题。来到海拔3000多米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以下简称塔县），同行的多位老师觉得走路都有点喘气。这里位于帕米尔高原东麓，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接壤，著名的世界海拔最高的国门——红其拉甫国门就坐落在塔县。我的两位同事，克服高反的不适，走进塔县实验学校，亲切而认真地为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开堂授课。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琅琅读书声和欢笑声从初中部教室传来。我们向学生讲授中华传统诗词的魅力，带孩子们进行诗词接龙。“您觉得人生中经历的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什么？您是如何克服困难成长为大学教授的？”来自初二年级1班的小姑娘茹合萨热·扎甫吐力江落落大方地举起手提问。同事真诚地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紧盯着老师，争先恐后举手，珍惜这宝贵的交流机会。

最令我们惊讶的是，孩子们的普通话讲得流利，发音准确、吐字清晰，对古诗词的掌握也出乎意料的扎实，甚至有几个学生能轻松背诵《古诗十九首》。课后，学生们围着我们热烈提问，久久不肯散去。“中国文字的魅力、汉语的风采，你们会随着自己成长而不断有更深刻的认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我们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掌握和理解汉语汉字的博大精深，这本身也是一场文化之旅。”同事的话赢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

看着祖国西部边陲的这所学校，整齐明亮的教学楼，设施齐全的大操场，我们知道这里的基础教育已经顺利走完“建硬件、补短板”阶段，即将迎来“提质增效”这一更加长远的任务。在参观学校、课堂分享、社区互动等环节，我真切感受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深入到学校教育、社会实践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红其拉甫国门更是勇敢者的向往，5100米海拔之上，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国门这边，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遥望对面，冷冷清清、冰雪覆盖。偶尔有一两个身影，远远向我们招手问好。边防战士不畏艰难，向我们展示了“缺氧不缺精神”的感人内涵！转眼间，大家都开始嘴唇发紫、脚步发飘，我们登上车辆迅速下山，往盘龙古道方向走。随着海拔的降低，大家才渐渐缓过劲来。

返城路上，我们经过昆仑山脉之间的盘龙古道，沿途雪山巍峨、崖壁陡峭、沟壑纵横，600多个S形、U形弯道，海拔由4216米下降到3000米，落差达1200米。这本是当地百姓的一条便道，被旅友偶然发现后，成就了“今日走过了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的打卡点。古道的意外走红，也让深山里的乡亲们跟着受益。

路上还途经一家由援疆干部创办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专程参观了这家立足于乡村振兴，把新疆人民手中的土特产变成全国人民手头美食的公司，并听他们讲述公司创办20年的奋斗故事。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扎根边疆，把这里当作第二故乡，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如今，这家企业已经由最初的几十万元启动资金发展壮大到几个亿的产值。人力援疆、智力援疆，共同富裕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我一定会牢记教授们的叮嘱，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将来争取考到北京的学校，学习更大的本领。以后回到家乡，把塔什库尔干建设得更加富饶美丽！守护好我们的祖国和家园！”临别之际，塔县小姑娘茹合萨热·扎甫吐力江坚定而自信地向我们吐露心声。恰逢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亲眼看到这片热土的欣欣向荣，亲耳聆听这里的孩子发出幸福坚定的声音，让我更加坚信这次喀什之旅不虚此行。爱出者爱返，这片被爱滋润的土地，一定会书写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文化剪影